

書叢年少明光

夫諾凡伊的幼年

譯 俊 少 楊 著 雅 卡 斯 夫 耶 吉 爾 奧 蓋



夫諾凡伊的幼年

著亞卡斯夫耶吉爾奧蓋 聯蘇

譯 俊 少 楊



版 出 局 書 明 光

С. ГЕОРГИЕВСКАЯ
МАПОЛЕТОК ИВАНОВ

根據：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教育
部國立兒童文學出版局 1950 年刊行本譯出。

“年幼的伊凡諾夫” 一九五一年三月付排
一九五一年四月出版

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



光明書局發行

總店：上海福州路二九六號・電話九六四二〇

支店：廣州永漢北路・成都祠堂街

初版 0001 - 5000 冊

定價 3,500 元

目次

柳霞和華西廖克	五
戰士的小刀	三
年幼的伊凡諾夫	三



柳霞和華西廖克

從前他們三個人住在一起；媽媽，爸爸和柳霞。

戰爭開始以後，爸爸上前線去了，就留下媽媽和柳霞兩個人。那時候戰爭漸漸逼近了莫斯科。德寇的飛機常常空襲，飛機一來院子裏的警笛就大聲響起來。但是柳霞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也沒有看見過警笛，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個什麼樣的東西。

很快地媽媽和柳霞不得不從莫斯科疏散了。他們乘的火車沒有窗子也沒有坐位，只有很多敞開的寬大的車門。媽媽和柳霞從早晨就坐在車廂裏，但是一直到天已經黑了才開車。車開的時候沒有拉汽笛，也沒有吹叫子——完全

不像他們從前到鄉間避暑去時的那種樣子了。車子顛簸地開着，輪軸發出軋軋的聲音。

車廂裏人很多，年歲小的孩子全啼哭着。媽媽替柳霞在車廂的角落裏預備了一個睡的地方，然後就和柳霞並排坐在一起。柳霞馬上就閉上眼睛睡熟過去，但是她在夢裏還緊緊抓着媽媽的手。

在第二天發生了這樣的事：柳霞在路上失落了。

這是在車站上發生的，媽媽給柳霞買牛奶去了，很久沒有回來，柳霞一個人有些害怕了，因為火車等不到媽媽回來，就要開跑了。

於是柳霞就從車上跳下來，剛好跳在枕木上，把膝蓋碰痛了，就一跛一跛地去找媽媽。但是周圍的人非常多，大家急急忙忙地擠來擠去，大聲吵嚷着，柳霞被他們擠得一會兒在這邊，一會兒到那邊。

一次她看見一個穿着灰色有帶子的大衣的女人在面前一閃過去了。她吃力地追上了她，嘴裏喊着：『媽媽！』一面用手抓住了大衣帶子。但一看不是媽媽，是個戴眼鏡的不認識的婦孺。而且大衣也跟媽媽穿的不同，是有細格子的。

『你怎麼啦！小姑娘？』那個不認識的婆婆說；『你爲什麼一個人在人堆裏跑呀？當心別人踩了你，還是回到自己的車廂去吧！』

『但是我現在已經不知道自己的車廂在那兒了。』柳霞說；『我是下來找媽媽的！』

『你還是站到開水器那兒去吧！讓媽媽找你要比你找媽媽好得多！』

柳霞就依她的話到開水器那兒去。站了好久媽媽還是沒有來找她。站上的人慢慢少了——大家都回到自己的車廂去。火車快開了。

『媽媽快來呀……』柳霞叫了起來。

正在這時一輛帶着火車頭的新列車從後面開了過來，把柳霞和媽媽乘坐的那輛列車遮住了。

現在一切都不行了。四周的人們又擠起來，又大聲喧嚷着，跑來跑去的盡是些不認識的人。祇是沒有媽媽。這下恐怕再也看不見媽媽了，啊！親愛的媽媽，穿着灰色有帶子大衣的媽媽。爸爸上前線看不見了，現在媽媽又丟了！

忽然柳霞聽見似乎誰在叫：『柳霞，柳霞』的聲音。媽媽穿過了人羣，用兩手抱起

柳霞，把她舉起來，就像舉着小寶寶一樣。她沒有責備柳霞，祇是說着：『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！』

媽媽抱着柳霞穿過了另外一輛列車的月台，走進了自己的車廂，不多一會車就開了。兩個人還是並排坐在一起。現在柳霞無論如何也不放媽媽一個人出去了。

事實上也正是這樣。媽媽從那時起就一直沒有離開過柳霞。……當戰爭離開了莫斯科的時候，他們就一塊回家了。

他們回到莫斯科的時候仍然乘着先前的火車，不過這回火車却有坐位有窗子了。而且車務員也穿着鈕扣閃耀發光的漂亮制服。

他們用鑰匙開了自己的房門。家裏的房子還很完整，只是多一些塵埃。柳霞馬上就在沙發下面找出了自己的舊皮球，它還是在鬧警報的那時候掉進去的。

她和媽媽一同收拾房子，洗窗子和擦乾淨門上的把手。一切都很好，只是媽媽雖然回到了家，却依舊有些不快活。她也和柳霞說笑，但是時常把臉掉過去，皺起眉頭，好像頭有些疼或是生氣似的。爲什麼這樣呢？柳霞直到一年後當一位隣居從戰場上回來的

那時，才知道原因。

『啊！爸爸也快回來了！』柳霞說：

媽媽斜着目光凝視着柳霞好一會，然後沉默地坐在安樂椅上，拉着柳霞的手。

『柳霞，你還記得爸爸嗎？』媽媽問道：

『還記得！』

『記得很清楚嗎？』

『嗯，很清楚！』

『記得些什麼呢？』

『我記得他把我放在腳上搖來搖去的……』

媽媽的微笑從淚水滿盈的眼眶中透露了出來。

『此外就不記得什麼了吧！』

『不，我還記得爸爸坐在那兒，喏，桌子旁邊，拿着自己的書籍。我有一次把他的墨水打翻了，但是他甚至都沒有生氣，祇是說道：『要記着這個事呀！』真的，爸爸是

個愉快而且又和善的人……可是他也很有厲害哩，對不對，媽媽？」

『對的，』媽媽說：『他是個又愉快，又和善又厲害的人。你要努力學他的樣子才好——又厲害又和善！』

媽媽擦去了眼淚，從箱子裏拿出一張爸爸的照片來把它掛在柳霞的臥床上面。

他們就這樣住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裏。媽媽做的工作很多，但是做這麼多工作并不需要跑出自己的住宅去。她是個藝術家——她畫着給『兒童叢書』用的小插畫和掛在街道上的廣告畫。

柳霞也畫畫。當然不是畫得像媽媽那樣，但是却畫得夠好和夠像的。她也有鉛筆，顏色，畫筆和白紙。

有一天晚上，柳霞已經上床睡了，但是媽媽却在自己的面前放好了四角形的繪畫板，然後就動手畫起來了。

『你做什麼呀？』柳霞問道：

『明天看吧！』媽媽說：『今天已經不早了，睡吧！』

說着她走過來，替柳霞蓋正了被子，而柳霞却閉上眼睛低聲問道：

『媽媽，這樣我太熱了！』

『是呀，你太熱了，親愛的，把身子側過去，馬上就能睡着了！』媽媽回答說：

柳霞一面睡着覺，一面仍舊老是望着媽媽。媽媽用心地拿着畫筆在書板上落着筆。

電燈光照在她的頭髮上；頭髮閃爍發光，好像燃燒了一樣，變成許多細長的線條落在前額和後腦上。

第二天早晨柳霞一醒來就問道：

『媽媽，你晚上着色的那些厚紙畫稿說今天給我看的，在那兒呀？』

『給你的？』媽媽奇怪地說：

『給誰的呢？』柳霞說：『你給兒童叢書畫的都是用水彩畫的紙，用厚紙畫的總是給我的。』

『這次是給別人的，』媽媽答道：『給托兒院裏那些孩子們的！』

畫板放在窗台上吹乾哩！一張畫着一個很粗大的香菇，顏色是潔白的，但是帶着褐色發光的帽子。另外一張畫着兩個巨大美麗帶着掌形葉子的果實；泥房子。第三張畫的是一口井。

『媽媽，托兒院的孩子要這許多畫幹什麼呢？』

『一點也不多呀。每個人拿一張畫。把這些畫釘在掛着大衣的衣架上，這樣，每人就可以按着圖畫認得自己的大衣掛的地方了。因為他們年紀太小，還不會唸字呢！』

『爲什麼你在我小時候，不給我畫這些東西呢？』

『因爲你只有一個人，而那些托兒院的孩子們却多得很。他們會把自己的衣服搞亂了的。』

『不會讓他們媽媽給他們看着大衣嗎？』

『他們沒有媽媽呀！』

『一個也沒有嗎？』

『一個也沒有！所以我們以後要關心和愛護他們，對不對，孩子？』

『好的，媽媽。』柳霞說着，從媽媽的書桌下，提着小箱圈，把一口箱子拿了出來。

箱子裏滿裝着柳霞的財產；顏料，練習本，鷄毛，給洋娃娃做衣服穿的破布。柳霞把破布全放到了一塊。

『這是幹什麼呀？』媽媽很奇怪：

『托兒院那些孩子們沒有穿衣服的洋娃娃也許需要哩，』柳霞說：『因為他們沒有媽媽，那麼誰給他們破布替洋娃娃做衣服呢？』

* * *

媽媽和柳霞穿好了衣服。就收拾自己的禮物。媽媽把圖畫放進書夾子裏面，而柳霞就把破布塞進了籃子，於是兩個人一塊兒到托兒院去。

托兒院那邊是條小巷。這小巷又靜悄，又狹窄，而靠近托兒院的空場倒很大，場子上面的天空很寬闊；房頂和屋子都沒有遮擋住它。

太陽晒着整個的空場。雪已經溶化完了，而在圍牆上有一些潮濕的赤色的沙粒。不

知是誰的綠色小桶橫臥在沙粒上面。

媽媽和柳霞穿過了空場，走上了清洗過的木踏級。樓梯上明亮得很，小窗上懸掛着白色的窗帷。到處都寂靜而且清潔，就像夏天在別墅裏一樣。

媽媽和柳霞在樓上遇見了一位穿着白色長衫和戴白色帽子的人，她那衣着和醫生差不多。柳霞起初還有些害怕她，其實她手裏也沒拿拔鉗，口袋裏也沒裝黑色的聽筒。當媽媽把給孩子的那些圖畫交給她的時候，她高興得很。

『畫得多好啊！』那女人說：『你自己親手把圖畫贈給孩子們，那更加好哩！假使你有時間的話，孩子們正在吃中飯。怎麼樣，你要不要馬上給他們……』

『不，不，』媽媽說：『我不急，等一等好了！』

媽媽拉着柳霞的手，悄悄地走着，怕擾亂了孩子們的吃飯。她們慢慢地走近了那間孩子們坐着吃飯的大房間的門口。

房間大得很，而且十分明亮。地板擦的像溜冰場一樣地發着亮光。

在房間的中間放着兩張很矮的圓桌子——大約祇有媽媽的膝蓋高。四周全是小椅

子，上面坐着吃飯的孩子們。最小的孩子由保姆用匙子餵飯吃。

孩子們飯吃得很久，一面用眼睛斜看着媽媽和柳霞。而媽媽和柳霞却一直站在房間的門口。媽媽的手裏拿着書夾子，而柳霞提着盛滿各種顏色破布的籃子。

最後孩子們吃完了果點。中飯快完了，但是這時一個穿着綠色圍裙的男孩舉起了伸開手指的小手。

『你要幹什麼，華西廖克？』保姆問道：『你還要添一些嗎？』

華西廖克什麼也沒有回答，保姆就添了一些果子給他。他吃完了最後一匙後，又把手舉了起來。

柳霞拖着媽媽的衣袖說道：

『媽媽，你看，這孩子多貪吃，他還要添一些呢……』

媽媽微笑起來。

華西廖克回頭看見了，望了媽媽和柳霞一會，也笑了起來。

然後他把匙子扔在地板上，吃力地把小椅子移開一旁，蹣跚地搖着兩隻肥胖矮小的

腿，一直向着媽媽和柳霞站着的門口走了過來。

他抬起了自己圓圓的頭走着，兩隻藍色的大眼珠不停地看着媽媽。在地上他幾乎跌了個跟斗——看樣子還沒有學會怎樣走路呢！

媽媽彎下了腰，把手朝他伸了出去，而華西廖克就走近了她，抓住她的膝蓋，一面喘着氣說：

『媽媽……我的……』

『我親愛的！』媽媽說着把他抱在手中。

『我……的媽媽！』華西廖克重複地說得更清楚了。

媽媽的眼睛裏充滿了淚水。她吻着華西廖克圓圓的面頰，一面親切地說道：

『你好啊，我的小兒子！』

這時柳霞拉着媽媽的大衣說：

『現在還是把他放到原來的地方去吧！』

媽媽立刻把華西廖克放在地板上，拉着柳霞的手，把她領到走廊中遠遠的角落裏